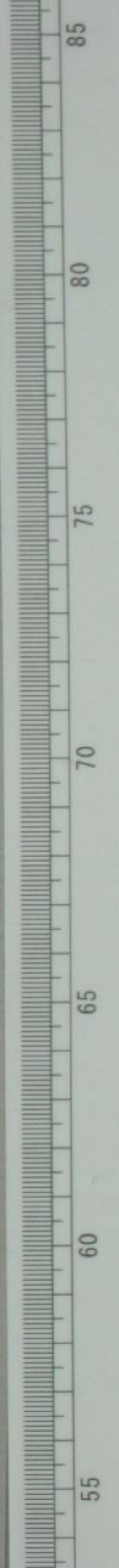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76



文庫 11
D 292
76

宋史卷二百九十八

列傳第五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彭乘

嵇穎

梅摯

司馬池

子口一從子里曾孫朴

李及

燕肅

子度孫瑛

蔣堂

劉夔

馬亮

陳希亮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少以好學稱州里進士及第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皆瞻顧鄉關有從宦之樂乘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九十八

列傳

二

新泉書局

010190562447

獨西望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居數日授漢陽軍判官遂得請以歸久之有薦其文行者召試爲館閣校勘固辭還家後復除鳳州團練推官天禧初用寇準薦爲館閣校勘改天平軍節度推官預校正南北史隋書改祕書省著作佐郎遷本省丞集賢校理懇求便親得知普州蜀人得守鄉郡自乘始普人鮮知學乘爲興學召其子弟爲生員教育之乘父卒旣葬有甘露降于墓栢人以爲孝感服除知荆門軍改太常博士召還同判尚書刑部出知安州徙提點京西刑獄改夔州路轉運司會土賊田忠

霸誘下溪州蠻將內寇乘適按郡至境大集邊吏勒兵下山以備賊賊遁去因遣人問之其黨斬忠霸夷其家召脩起居注擢知制誥累遷工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領吏部流內銓三班院爲羣牧使旣病仁宗勅太醫診視賜以禁中珍劑卒賜白金三百兩御史知雜何郊論請贈官不許詔一子給奉終喪初脩起居注缺中書舍人而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臣久補外而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所望帝頗嘉之乘質重寡言性純孝不喜事生業聚書萬餘卷皆手自刊校

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晚歲歷典贊命而文辭少工云
嵇穎字公實應天宋城人父適嘗爲石首主簿民有父
子坐重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父死假
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明年穎生天
聖中進士及第授蔡州團練判官王曾知青州徙天雄
軍皆辟爲從事後用曾薦遷太子中允爲集賢校理歷
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擢知制誥累
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爲學士未及謝卒詔以
誥敕襲衣金帶鞍勒馬賜其家穎舉進士時王曾張知
白相繼爲南京留守見穎謹厚篤學謂其子弟曰若曹
師表也張堯封嘗從穎學所爲文多留穎家其後堯封
女人禁中爲脩媛甚被寵幸令其弟化基詣穎求編次
其父豪爲序以獻之穎不答亦不以獻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進士起家大理評事知藍田
上元縣徙知昭州通判蘇州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
償頗急摯言借貸本以行惠乃重困民詔緩輸期慶曆
中擢殿中侍御史時數有災異引洪範上變戒曰王
省惟歲謂王總羣吏如歲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
食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
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戒告也伊洛暴漲漂廬舍海

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埽所謂水不潤下
陛下宜躬責脩德以回上帝之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
衰止而盛德日起矣徙開封府推官遷判官僧常瑩以
簡札達宮人輦官鄭玉醉呼毆微巡卒皆釋不問摯請
悉杖配之改度支判官進侍御史論石元孫不死行陳
繫縲以還國之辱也不斬無以厲邊臣再奏不報李用
和除宣徽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摯言國初杜審瓊
亦帝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隆累有戰功晚年始拜使
相祖宗慎名器如此今不宜急授無功以戶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堯
佐非才繇宮掖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資政殿學士
員召侍制官同議政復百官轉對帝謂大臣曰梅摯言
事有體以爲戶部副使會宴契丹使紫宸殿三司副使
當坐殿東廡下同列右謂典宴例坐殿上而大宴當止
殿門外爾因不卽坐與劉湜陳洎趨出降知海州徙蘇
州入爲度支副使初河北歲饑三司益漕江淮米餉河
北後江淮饑有司尚主其數摯奏減之擢天章閣待制
陝西都轉運使還判吏部流內銓進龍圖閣學士知滑
州州歲備河調丁壯伐灘葦摯以疲民奏用州兵代之
河大漲將決夜率官屬督工徒完隄水不爲患詔獎其

勞勾當三班院同知貢舉請知杭州帝賜詩寵行累遷
右諫議大夫徙江寧府又徙河中卒摯性淳靜不爲矯
厲之行政迹如其爲人平居未嘗問生業喜爲詩多警
句有奏議四十餘冊

司馬池字和中自晉安平獻王孚後征東大將軍陽
葬安邑瀾洄曲後魏析安邑置夏縣遂爲縣人池少喪
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時議者以蒲版
竇津大陽路官運鹽回遠聞乃開峪口道自聞喜逾山
而抵垣曲咸以爲便池謂人曰昔人何爲捨逕而就迂
殆必有未便者衆不以爲然未幾山水暴至鹽車人牛
盡没入河衆乃服舉進士當試殿庭而報母亡友匿其
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無有異乎行
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
號慟而歸後中第授永寧主簿出入乘驢與令相惡池
以公事謁令令南向踞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
不爲少屈歷建德鄆縣尉蜀人妄言戍兵叛蠻將入寇
富人爭瘞金銀逃山谷間令閭丘夢松假他事上府主
簿稱疾不出池攝縣事會上元張燈乃縱民遊觀凡三
夕民心遂安調鄭州防禦判官知光山縣禁中營造詔
諸州調竹木州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

斬黃非三日可致乃一更與民自爲期約過不輸者罪之
既而輸竹先諸縣盛茂薦於朝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監
安豐酒稅徙知小溪縣劉燁知河南府辟知司錄參軍
事歲餘通判留守司樞密使曹利用奏爲羣牧判官辭
不就朝廷固授之利用嘗委括大臣所負進馬價池曰
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所負尚多不先輸何以趣他人
利用驚曰吏給我已輸矣亟命送官數日而諸負者皆
入利用貶其黨畏罪從而毀短者甚衆池獨颺言于朝
稱利用枉朝廷卒不問會詔百官轉對池言唐制門下
省詔書之出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
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內侍皇
甫繼明給事章獻太后閣兼領估馬司自言估馬有羨
利乞遷官事下羣牧司閱無羨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
使以下皆欲附會爲奏池獨不可除開封府推官敕至
閣門爲繼明黨所沮罷知耀州擢利州路轉運使知鳳
翔府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
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有疑獄上讞
大理輒復下掾屬惶遽引咎池曰長吏者政事所繇非
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岐陽鎮巡檢夜飲富民
家所部卒執之俾爲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縛池

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遂兼
侍御史知雜事嘗言陝西用兵無宿將劉平好自用而
少智謀必誤大事後平果敗更戶部度支鹽鐵副使歲
滿中書進名帝曰是固辭諫官者擢天章閣待制知河
中府徙同州又徙杭州池性質易不飾厨傳剽剽非所
長又不知吳俗以是謗譏聞朝廷轉運使江鈞張從革
劾池決事不當十餘條及稽留德音降知虢州初轉運
使既奏池會吏有盜官銀器械州獄自陳爲鈞掌私厨
出所賣過半又越州通判載私物盜稅乃從革之姻遣
人私請或謂池可舉劾以報仇池曰吾不爲也人稱其
長者徙知晉州卒子旦光光自有傳從子里

旦字伯康清直敏強雖小事必審思度不中不釋以父
任爲祕書省校書郎歷鄭縣主簿鄭有婦藺訟奪人田
者家多金錢市黨買吏合爲奸慢十年不決旦取案一
閱情僞立見黜吏十數輩寃者以直又并元慶豪欺鄉
里莫敢誰何旦擒致于法時旦年尚少上下易之自是
驚服吏捕蝗因緣搔民旦言蝗民之仇宜聽自捕輸之
官後著爲令丁內外艱服除監饒州永平鑄錢監知祁
縣天大旱人乏食羣盜剽斂富家巨室至以兵自備旦
召富者開以禍福於是爭出粟減直以糶猶不失其贏

饑者獲濟盜患亦弭舉監在京百萬倉時祔隸太原以太原留不召通判乾州未行舉監在京雜物庫知宜興縣其民囂訟旦每獄必窮根株痛繩之校繫縣門民稍以詆冒爲耻市貫大溪賈昌朝所作長橋壞廢歲久旦勸民葺復不勞而成時王安石守常州開運河調夫諸縣旦言役夫而亟民有不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縣歲遞一役雖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苦之多自經死役竟罷歷知梁山軍安州旦治郡有大體所施設取於適理便事再監鳳翔太平宮以熙寧八年致仕歷官十七遷至大中大夫元祐二年卒年八十二旦澹薄無欲奉養苟完人不見其貴與弟光尤友愛終始人無間言光居洛旦居夏縣皆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往省旦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且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旦引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光幡然就位方是時天下懼光之終不出及聞此皆欣然稱旦曰長者之言也英宗卽位例以親屬入賀得官時旦在梁山諸孫未仕者皆不遣惟遣其從兄子稟旦與人交以信義喜周其急嘗有以罪免官貧不能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爲妾旦驚謝

之亟出妻奩中物使嫁之旦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
珣席汝言爲同年會賦詩繪像世以爲盛事比唐九老
三子良試將作監主簿富永承議郎陝州通判宏陳留
令宏子朴

里字昭遠進士釋褐授威勝軍判官改大理寺丞龐籍
爲鄜延經略使奏通判鄜州州將武人不法聖平居與
之驩甚臨事正色力爭不少假借性廉靜質直所至有
惠政每罷官至京師未嘗有所謁視審官榜又闕人所
不取者乃受之而去後知乾州爲太常少卿而卒

朴字文季少育于外祖范純仁紹聖黨事起父宏上書
論辨得罪純仁責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
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嘆以純仁遺恩爲官
宏死徙跣負柩還調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
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下吏而陷長官不唯亂
常人且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靖康初
入爲虞部右司員外郎金人次汴郊命朴使之二酋問
朴家世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禮乃吐腹心
諭以亟求講解朴復命任事者疑不決都城陷欽宗思
朴之言以爲兵部侍郎二帝將北遷又貽書請存立趙
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且悉取其孥開封儀曹趙鼎爲

匿其長子俛於蜀故得免建炎登極赦至燕朴私令齋詣徽宗爲人所告金主憐其忠釋之徽宗崩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柰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亦義而不問又遣朱松年間行以金人情實歸報宋因王倫出使持黃金賜朴倫還言金命朴爲行臺左丞朴辭而止益重之後卒於真定訃聞詔稱其忠節顯著贈兵部尚書諡曰忠潔

李及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父覃左拾遺及舉進士再調昇州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擢大理寺丞知興化軍以殿中丞通判曹州州民趙諫者素無賴持郡短長縱爲奸利及受命諫在京師乃謁及及不之見慢罵而去投匿名書誣及因以毀朝政會上封者發諫事命轉運使與及察其狀及條上諫前後所爲不道詔御史劾得其實斬於都市及由是知名擢知隴州初置提點刑獄內出及與陳綱二人名付中書明日以綱使河北及使陝西特遷一官還判三司磨勘司出知鳳翔府徙延州除三司戶部副使爲淮南轉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非守邊才及至秦州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

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皆驚服改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右諫議大夫召還句當三班院再遷尚書工部侍郎歷知杭州鄆州應天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卒年七十特贈禮部尚書諡恭惠及資質清介所治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之善在杭州惡其風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唯市白樂天集在河南杜衍爲提點刑獄間與衍會而具甚踈薄他日中貴人用事者至亦無加品衍歎其清德娶張氏性嫉悍及嘗生子鞠之外舍張固請歸保養之乃會親屬以子擊堂柱碎其首及遂無子以弟之子爲後

燕肅字穆之青州益都人父峻慷慨任俠楊光遠反時率其屬迎符彥卿遂家曹州肅少孤貧游學舉進士補鳳翔府觀察推官寇準知府事薦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臨邛縣縣民嘗苦吏追擾肅削木爲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至知考城縣通判河南府召爲監察御史準方知河南奏留之遷中侍御史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遷侍御史徙廣南東路還爲丁謂所惡出知越州徙明州俗輕悍喜鬪肅下令獨罪先毆者

於是關者爲息直昭文館爲定王府記室參軍判尚書
刑部建言京師大辟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
憫者上請多爲法司所駁乃得不應奏之罪願如京師
死許覆奏遂詔疑獄及情可憫皆上請語在刑法志其
後大辟上請者多得貸議自肅始擢龍圖閣待制權知
審刑院知梓州還同糾察在京刑獄再判刑部累遷左
諫議大夫知亳州徙清州屬歲歎命兼京東安撫使入
判太常寺兼大理寺復知審刑肅言舊太常鐘磬皆設
色每三歲親祠則重飾之歲旣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
乃詔與李照宋祁同按王朴律卽剡滌考擊合以律準

試於後死聲皆協又詔與章得象馮元詳刻漏進龍圖
閣直學士知潁州徙鄧州官至禮部侍郎致仕卒肅喜
爲詩其多至數千篇性精巧能畫入妙品圖山水卷布
濃淡意象微遠尤善爲古木折竹嘗造指南記里鼓二
車及欵器以獻又上蓮化漏法詔司天臺考於鐘鼓樓
下云不與崇天曆合然肅所至皆刻石以記其法州郡
用之以候昏曉世推其精密在明州爲海潮圖著海潮
論二篇子度孫瑛

度字唐卿登進士第知陳留縣京東蝗年飢盜發度勸
邑豪出粟六萬以濟民又行保伍法以察盜善狀日聞

通判永興軍三司使王堯臣舉爲戶部判官以伐閩淺始命權發遣遂爲故事出知滑滑與黎陽對境河埽下臨魏都霖潦暴至薪芻不屬度曰魏實爲河朔根本不可坐視成敗悉以所儲芟楗禦之埽賴以不潰復爲戶部判官歲皇祐甲午益州言歲在甲午蜀再亂今又值之民爲戚戚乃命度出使備不虞還奏無足慮權河北轉運副使六塔河決坐貶秩知蔡州徙福州閩故多盜度請假事權制攝一道遂加兵馬鈐轄入爲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潭州卒年七十度有心計凡六佐大

張慶曆中三司請權河北鹽度言川陝不權酒河北不

禁鹽此祖宗順民俗不易之制也權之非是會張方平亦論之議遂寢

瑛字仁叔以蔭爲瑕丘尉縣人習爲盜瑛榜諭曰今平民或呼以盜必怒見詞色顧乃舍耕稼本業爲人所不肯爲者及陷於罪則終身不齒於鄉閭尉不忍以是待汝盜感悟爲稍弭累遷太府丞開封少尹歷廣東轉運判官進副使加直祕閣時方尚老氏教瑛言守臣任滿考課乞以興崇教法拯葺道宮爲善最從之連進直龍圖閣時瑛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內侍人目之爲香燕遂以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拜戶部

侍郎徽宗賜書仁人義士之家以表之蓋取王安石頌其曾大父肅詩語也轉開封尹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且將大用後以御史言瑛不能撥煩戢奸吏致賊殺不辜罷爲龍圖閣直學士未數月爲戶部尚書靖康初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金兵入寇三城當兵衝瑛至未及備而兵騎大集乘銳攻城瑛不能禦將出奔爲亂兵所害年五十建炎初賜端明殿學士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擢進士第爲楚州團練推官滿歲吏部引對真宗覽所試判善之特授大理寺丞知臨川縣縣富人李甲多爲不法前令莫能制堂戒諭不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輿物置于死歷通州眉許吉楚州以太常博士知泗州召爲監察御史禁中火有司請究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也陛下宜脩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以之屬吏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詔原之論奏鄴皇後不當廢坐贖再遷侍御史判三司度支旬院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徙淮南兼江南發運事時廢發運使上封者屢以爲非便堂言唐裴耀卿劉晏第五琦李巽裴休皆嘗爲江淮河南轉運使不聞別置使名國朝卞袞王嗣宗劉師道亦止爲轉運兼領發運司事而歲輸京

師常足時雖用其議後卒復在江淮歲薦部吏三百人
或謂曰一有謬舉且得罪何以多爲堂曰十得二三亦
足報國坐失按蘄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越州
州之鑑湖馬臻所爲溉田八千頃食利者萬家前守建
言聽民自占多爲豪右所侵堂奏復之徙蘇州入判刑
部徙戶部句院歷戶部度支鹽鐵副使安撫梓夔路擢
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使上計造大
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爲此歲入
自可附驛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就除河東路
都轉運使未行知洪州改應天府累遷左司郎中知杭
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慶曆初詔天下建學漢文翁
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爲學宮選屬官以教諸
生士人翕然稱之楊日嚴在蜀有能名堂素不樂之於
是節遊宴減厨傳專尚寬縱頗變日嚴之政又建銅壺
閣其制宏敞而材不預具功旣半乃伐喬木于蜀先主
惠陵江濱祠又毀后土及劉禪祠蜀人浸不悅獄訟滋
多久之或以爲私官妓徙河中府又徙杭州蘇州以尚
書禮部侍郎致仕卒特贈吏部侍郎堂爲人清脩純飭
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施好學工文辭延譽晚進至老
不倦尤嗜作詩有吳門集二十卷

劉夔字道元建州崇安人進士中第補廣德軍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權侍御史李照改製大樂鐘磬夔以爲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凡四方妄獻說以要進者請一切罷之帝善其言歷三司戶部判官判度支句院江西兩浙淮南轉運使加直史館知陝州改太常少卿知廣州所至有廉名權三司度支副使桂陽監蠻唐和寇邊以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初至遣人諭蠻酋使降不從乃舉兵擊敗和于銀江源進破其巢穴蠻逃遁遠去前將以帛購蠻首至是有持首取購者按問乃輒殺平民誅之而罷購州境獲安還權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刑院河北大水民流入京東爲盜詔增京東守備帝問誰可守鄆者宰相以夔對進給事中樞密直學士以往至鄆發廩振飢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息賜書褒諭大臣議欲脩復河故道夔極言其不可遂罷遷工部侍郎知福州請解官入武夷山爲道士弗許知建州尋告老遂以戶部侍郎致仕英宗卽位遷吏部卒年八十三夔嘗過江東見二囚繫累年矣問之曰前此殺吉州掾徐咸疑二人者夔爲言於朝釋之後果得真盜嘗遇隱者得養生術遂蔬食及獨居退處一閣家

人罕見其面至老手足耳目強明如少壯時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振鄉里貧人前死數日自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告其家人曰某日吾死矣如期而死無子

馬亮字叔明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知蕪湖縣再遷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民有因緣亡失官錢籍其貲猶不足以償妻子連逮者至數百人亮縱去緩與之期不踰月盡輸所負羅處約使江東以亮治行聞擢知濮州會諸路轉運司置糾察刑獄官以福建路命亮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十人遷太常博士知福州蘇易簡薦亮才任繁劇召還同提點三司都句院磨勘憑幽司久之出知饒州州豪白氏多執吏短長嘗殺人以赦免愈驚橫爲閭里患亮發其奸誅之部中畏攝州有鑄錢監匠多而銅錫不給亮請分其工之半別置監于池州歲增鑄緡錢十萬遷殿中侍御史真宗卽位上書言陛下初政軍賞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使分督之又赦書蠲除州縣逋負而有司趨責愈急宜如赦推恩以寬民故事以親王尹開封地尊勢重嫌隙易生願鑒其繇以示保全親愛之道契丹仍歲南侵河朔蕭然請脩好以息邊民帝善其言以亮爲可用王均反以爲西州轉運

副使賊平主將邀功誅殺不已亮全活千餘人城中米
斗千錢亮出廩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召問蜀事會械送
賊誑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之亮曰愚民
脅從此特百之一二餘竄伏山林者衆今不貸之反側
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帝悟悉
宥之加直史館復遣還部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
督所負課繫捕者州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奏廢其井
又除屬部舊逋官物二百餘萬還知潭州屬縣有亡命
卒剽攻爲鄉閭患人共謀殺之事覺法當死者四人亮
咸貸之曰爲民去害而反坐以死罪非法意也徙昇州
行次江州屬歲旱民饑湖湘漕米數十舟適至亮移文
守將發以振貧民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
願罷官羅令民轉粟以相賑以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時
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反者家屬二百餘人法
當配隸亮悉置不問鹽戶逋課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
以還其家海舶久不至使招來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
貨大集朝廷遣中使賜宴以勞之是歲東封亮敦諭大
食陀婆離蒲舍沙貢方物泰山下歷知虔洪二州江陵
府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復知昇州徙杭州加集賢院學
士先是江濤大溢調兵築堤而工未就詔問所以捍江

之策亮褒詔禱伍員祠下明日潮爲之却出橫沙數里隄遂成入爲御史中丞建言士民父祖未葬而析居請自今未葬者毋得輒析明年改兵部侍郎知廬州徙江陵又徙江寧府仁宗初拜尚書右丞復知廬州召判尚書都省兼知審刑院遷工部尚書知亳州又遷江寧府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亮有智略敏於政事然其所至無廉稱呂夷簡少時從其父蒙亨爲縣福州亮見而奇之妻以女妻劉恚曰嫁女當與縣令兒邪亮曰非爾所知也陳執中梁適爲京官田況宋庠及其弟祁爲童子時亮皆厚遇之曰是後必大顯世以亮爲知人亮卒時夷簡在相位有司諡曰忠肅人不以爲是也子仲甫爲天章閣待制

陳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唐廣明中違難遷眉州青神之東山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業成乃召兄子庸諭使學遂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儁初爲大理評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郴州竹塲有僞爲券給輸戶送官者事覺輸戶當死希亮察其非辜出之已

而果得其造僞者再遷殿中丞徙知鄜縣老吏曹腆侮
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腆叩頭出血
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爲善吏巫覡歲歛民財祭鬼
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
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
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
老人復出矣遷太常博士有言桀獄活人死罪賜五品
服初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願折資爲
縣侍親於是知臨津縣母終服除爲開封府司錄司事
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陝西用兵願
以此餽軍詔罷之青州民趙禹上書言趙元昊必反寧
相以禹狂言徙建州元昊果反禹訟所部不受亡至京
自理宰相怒下開封獄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爭不已
上釋禹賞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希亮爲御史會外戚沈
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一詞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之
詔御史劾希亮及諸掾吏希亮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
引罪坐廢暮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希亮可用起
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稟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
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殿侍
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竹山甲不能戢所至爲暴或疑

爲盜告希亮盜入境且及門希亮卽勒兵阻水拒之命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皆欲斬甲以徇希亮獨治爲暴者十餘人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贊捕之德贊旣失党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寃下德贊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贊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遂畫希亮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爲飛橋皇祐元年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希亮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希亮乞廷辨旣對仁宗直希亮奪瓘職

知越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晝劫張郭鎮執濮州通判井淵仁宗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禾及對仁宗曰朕得之矣乃以希亮爲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飢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希亮乘傳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希亮至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

正民爲鄂州久之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及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爲希亮死改提點刑獄江東遷度支郎中徙河北嘉祐二年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句院朝廷以三司事冗簿書留滯乃命希亮又兼開拆司榮州鬻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餘家希亮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

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去其三之二度支吏不時勾希亮杖之副使以希亮擅決罰由是事復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卽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希亮不許其賊二十四人道遇希亮以希亮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遂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旣至今日汝以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流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希亮移捕甚急卒流海島又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徐州守暴苛以細過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使必自誣抵死希亮言其狀卒以廢去數上章請老不允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飢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爲擅發希亮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于闔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晝閉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

法譯者懼其使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英宗卽位遷太常少卿獄有盜法當死僚官持不可久之盜殺守吏遁去希亮以前議讞于朝而希亮之議是僚官懼欲以事中希亮希亮自顧無有其事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遺游士之貧者旣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遂借此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年六十四希亮嘗夢異人按圖而告之年至是果然贈工部侍郎希亮爲人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母老子端平幼希亮養其母終身以女妻端平使同諸子學卒登進士第四子悅度支郎中恪滑州推官恂大理寺丞慥字季常少時使酒好劔用財如糞土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在岐下嘗從兩騎挾二矢與蘇軾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乃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軾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

當世然終不過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晚年皆棄不取遜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及蘇軾謫黃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為慥云

論曰乘雅恬退穎不阿貴戚有儒者之風摯淳靜而不矯池質易而長厚肅議法平恕及堂夔清脩自守蓋侍從之選也希亮為政嚴而不殘其良吏與馬亮饒才智而寡廉稱士論以此惜之 宋史卷二百九十八終

宋史卷二百九十九

列傳第五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狄棐子尊

郎簡

孫祖德

張若谷

石揚休

祖士衡

李垂

張洞

李仕衡

李溥

胡則

薛顏

許元

鍾離瑾

孫沖

崔嶧

田瑜

施昌言

狄棐字輔之潭州長沙人少隨父官徐州以文謁路振

振器愛之妻以女舉進士甲科以大理評事知分宜縣
歷開封府司錄知壁州道長安爲寇準所厚準復入相
乃薦通判益州擢開封府判官歷京西益州路轉運江
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廣州加直昭文館代
還不以南海物自隨人稱其廉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
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出知滑州進給事中徙天雄
軍會給郊賞帛不善士卒譁譟趣府門棐不能治事聞
命侍御史劉夔按視未及境衆不自安棐馳白夔請給
以行河事夔至與轉運使李絳誅首惡數人棐坐罷懦
降知隨州徙同州勾當三班院進樞密直學士歷知陝
鄭州河中河南府復判流內銓出知揚州未行卒有狄
國賓者仁傑之後分仁傑告身與棐棐奏錄國賓一官
而自稱仁傑十四世孫棐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
將援棐於上前棐荅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
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污耶其爲政愷悌不爲表暴
死之日家無餘貲子遵度字元規少穎悟篤志於學每
讀書意有所得卽仰屋瞪視人呼之弗聞也少舉進士
一斤於有司恥不復爲以父任爲襄縣主簿居數月棄
去好爲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嘗患時學靡敝作
擬皇太子冊文除侍御史制棐晉公傳人多稱之尤嗜

杜甫詩嘗讚其集一夕夢見甫爲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爲佳城篇後數月卒有集十二卷

郎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幼孤貧借書錄之多至成誦進士及第補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令縣有石塘陂歲久湮塞募民浚築溉廢田百餘頃邑人爲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分宜縣徙知寶州縣吏死子幼贅婚僞爲券冒有其貲及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牘曰此

爾翁書耶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也始伏罪徙藤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藤自是始有舉進士者通判海州提點利州路刑獄官罷知泉州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擢祕書少監知廣州捕斬賊馮佐臣入判大理寺出知越州復歸判尚書刑部出知江寧府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知揚州徙明州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祀明堂遷刑部卒年八十有九特贈吏部侍郎簡性和易喜賓客卽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道引服餌晚歲顏如丹尤好醫術人有疾多自處方以療之有集驗方數十行于世一日謂其子絜曰吾退居

十五年未嘗小不憚今意倦豈不逝歟就寢而絕幼從學四明朱頤長學文於沈天錫既仕均奉資之後二人亡又訪其子孫爲主婚嫁平居宴語惟以宣上德救民患爲意孫沔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壽坊然在廣州無廉稱蓋爲絜所累絜終尚書都官員外郎

孫祖德字延仲維州北海人父航監察御史淮南轉運祖德進士及第調濠州推官校勘館閣書籍時校勘官不爲常職滿歲而去改大理寺丞知榆次縣上書言刑法重輕以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西京留守司方冬苦寒詔罷內外工作而錢惟演督脩天津橋格詔不下祖

德曰詔書可稽留耶卒白罷役入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章獻太后春秋高疾加劇祖德請還政已而疾少間祖德大恐及太后崩諸嘗言還政者多進用途擢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諫院言郭皇后不當廢獲罪以贖論久之遷天章閣待制時三司判官許申因宦官閻文應獻計以藥化鐵成銅可鑄錢裨國用祖德言僞銅法所禁而官自爲是教民欺也固爭之出知兗徐蔡州永興軍徙鳳翔府請置鄉兵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梓州累遷右諫議大夫知河中府歷陳許蔡潞鄆亳州應天府以疾得穎州除吏部侍郎致仕卒有論事七

卷祖德少清約及致仕娶富人妻以規有其財已而妻悍反資以財而出之子珪江東轉運使

張若谷字德繇南劍沙縣人進士及第爲巴州軍事推官會蜀寇掠隣郡若谷攝州事率衆爲守禦備賊乃引去調全州軍事推官入見眞宗識其名顧曰是嘗在巴州禦賊者耶特改大理寺丞知濛陽縣三司言廣寧監歲鑄緡錢四十萬其主監宜擇人乃以命若谷歲餘所鑄贏三十萬緡擢知處州歷江湖淮南益州路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入爲三司度支鹽鐵副使累遷右諫議大夫知并州先是麟府歲以緡錦市蕃部馬前守輒罷

之若谷以謂互市所以利戎落而通邊情且中國得戰馬亟罷之則猜阻不安奏復市如故而馬入歲增提舉諸司庫務權判大理寺進樞密直學士歷知澶州成德軍揚州江寧府入知審官院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應天府改龍圖閣學士徙杭州會歲饑斥餘廩爲糜粥賑救之權判吏部流內銓知洪州累官至尚書左丞致仕若谷素爲宰相張士遜引拔然所至亦自有循良跡不激訐取名云

石揚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唐兵部郎中仲覽之後後徙京兆七代祖藏用右羽林大將軍明於曆數嘗召家

人謂曰天下將有變而蜀爲最安處乃去依其親眉州
刺史李洵遂爲眉州人揚休少孤力學進士高第爲同
州觀察推官遷著作佐郎知中牟縣縣當國西門衣冠
往來之衝也地瘠民貧賦役煩重富人隸太常爲樂工
僥倖免役者凡六十餘家揚休請悉罷之改祕書丞爲
祕閣校理開封府推官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歷三司
度支鹽鐵判官坐前在開封嘗失盜出知宿州頃之召
入爲度支判官脩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皆得
侍坐邇英閣揚休奏史官記言動當立以待從其言判
鹽鐵勾院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同判太常寺初內出
香祠溫成廟帝誤書名稱臣揚休言此奉宗廟禮有司
承誤不以聞帝嘉之兼勾當三班院爲宗正寺脩玉牒
官遷工部郎中未及謝卒揚休喜閑放平居養猿鶴玩
圖書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及卒發楮中
所得上封事十餘章其大略請增諫官以廣言路置五
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出御史按察諸道以防壅蔽復
齒胄之禮以強宗室擇守令重農桑禁奢侈皆有補於
時者然揚休爲人慎默世未常以能言待之也至於誥
命尤非所長平生好殖財因使契丹道感寒毒得風痺
謁告歸鄉別墳墓揚休初在鄉時衣食不足徒步去家

十八年後以從官還鄉里疇昔同貧窶之人尚在皆曰
昌言來必賙我矣揚休卒不揮一金反遍受里中富人
金以去

祖士衡字平叔蔡州上蔡人少孤博學有文爲李宗諤
所知妻以兄子楊億謂劉筠曰祖士衡辭學日新後生
可畏也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蘄州再遷殿中
丞直集賢院改右正言戶部判官未幾提舉在京諸司
庫務遷起居舍人注釋御集檢閱官遂知制誥爲史館
脩撰糾察在京刑獄同知通進銀臺司天聖初以附丁
謂落職知吉州言者又以在郡不脩飭復降監江州稅

士衡見時過外家有僧善相見之語人曰是見神骨秀
異他日有名于時若年過四十當位極人臣年三十九
卒于官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登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
自湖州錄事叅軍召爲崇文校勘累遷著作郎館閣校
理上導河形勝書三卷欲復九河故道時論重之又累
脩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
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爲必遊
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潁晉
絳三州明道中還朝閣門祗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

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五子仲昌最知名銳於進取嘗獻計脩六塔河無功自殿中丞責英州文學參軍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父惟簡太常少卿洞爲人長大眉目如畫自幼開悟卓犖不羣惟簡異之抱以訪里之士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在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既誦書日數千言爲文甚敏未冠曄然有聲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爲時趙元昊叛擾邊關隴蕭然困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太息思聞中外之謀洞以布衣求上方略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進士中第調連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者強弟柳使鞭其婦旣而投杖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使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歐陽脩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爲首夫爲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卽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脩甚重之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勾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者皆名

士尤深敬洞改大理丞知鞏縣會殊留守西京復奏知
司錄殊晚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
酒傾倒無不至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爲沮止洞亦
自以不負其知樞密副使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其
文學宜爲館職召試學士院充祕閣校理判祠部時天
下戶口日蕃民去爲僧者衆洞奏至和元年敕增歲度
僧舊敕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
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勳勞宜假之
者當依古給戶守冢禁毋樵採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
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

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謚爲榮靈
其孫訴之詔孫抃等復議改曰恭洞駁奏執中位宰相
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當正名以
誅之竟從抃等議初皇后郭氏忤旨得罪廢沒後仁宗
悔之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祔於廟知
制誥劉敞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
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不許其禮洞奏后嘗母
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旣察其偶失恭順洗之
於旣沒猶曰不許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
嫡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敞復引春

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
嫡之辭敞議非是若從變禮尚當別立廟不行轉大常
博士判登聞鼓院仁宗方嚮儒術洞在館閣久數有建
明仁宗以爲知經會覆攷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
字寵之洞獻詩謝復賜詔獎諭出知棣州轉尚書祠部
員外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強
者遂冒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爲標給蠲其租
以綏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蚕桑契丹謂之綾絹州朝廷
以爲內地不慮洞奏今滄景契丹可入之道兵守多缺
契丹時以販鹽爲名舟往來境上此不可不察願度形
勢置帥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尚虛名
以寬厚沉默爲德於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謂
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爲者當重其
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絕意致書
歐陽脩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卽位轉度支員
外郎英宗哀疚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
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冲幼之主當躬萬機
攬羣材以稱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望大臣亦以爲
言遂聽政命攷試開封進士旣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
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

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英宗意解詔訊祈國公宗說獄宗說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英宗以爲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在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坑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英宗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疎一切厚廩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滅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秩品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怨洞痛詆訾言上亦起藩邸賴察之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殿稱

旨英宗遂欲進用大臣忌之出爲江西轉運使江西舊飢徵民積歲賦洞爲奏免之又民輸油絹不中度者舊責以滿匹洞命計尺寸輸錢民便之移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所輸洞復命輸錢官爲糴麥不踰時而足洞在棣時夢人稱敕召者旣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諸子部分家事未幾卒年四十九

李仕衡字天均秦州成紀人後家京兆府進士及第調鄠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鞫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卽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徙知彭

山縣就加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父益以不法誅仕衡亦坐除名後會赦寇準薦其材盡復其官領渭橋輦運通判邠州再遷秘書丞徙知劔州王均反仕衡度州兵不足守卽棄城焚芻粟輦金帛東守劔門旣而賊陷漢州攻劔州州空無所資卽趨劔門仕衡預招賊衆得千餘人待之不疑賊將至與鈴轄裴臻迎擊之斬首數千級乃乘驛入奏擢尚書度支員外郎賜服緋魚尾而使者言仕衡嘗棄城降監虔州稅召還判三司鹽鐵勾院度支使梁鼎言商人入粟于邊率高其直而售以解鹽商利益博國用日耗請調丁夫轉粟而輦鹽諸州官自鬻之歲可得緡錢三十萬仕衡曰安邊無大於息民今不得已而調歛之又增以轉粟輓鹽之役欲其不困何可得哉不聽遂行鼎議而關中大擾乃罷鼎度支使以仕衡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徙陝西初歲出內帑緡錢三十萬助陝西軍費仕衡言歲計可自辦遂罷給眞宗謁陵寢因幸洛仕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餽京西朝廷以爲材召爲度支副使上言關右旣弛鹽禁而永興同華耀四州猶率賣鹽年額錢請減十之四詔悉除之累遷司封郎中爲河北轉運使又奏罷內帑所助緡錢百萬建言河北歲給諸軍帛七十萬而民艱於得

錢悉預假於里豪出倍償之息以是工機之利愈薄方
春民不足請戶給錢至夏輸帛則民獲利而官用足矣
詔優其直仍推其法于天下封泰山獻錢帛芻糧各十
萬見于行宮遷右諫議大夫祀汾陰又助錢帛三十萬
乃命同林特提舉西京陝西轉運事權知永興軍進給
事中踰月以樞密院直學士知益州頃之河北闕軍儲議
者以謂仕衡前過助封祀費真宗聞之以爲河北都轉
運使駕如亳州又貢絲綿縑帛各二十萬後集粟塞下
至鉅萬斛或言粟腐不可食朝廷遣使取視之而粟不
腐也棣州汚下苦水患仕衡奏徙州西北七十里旣而

大水沒故城丈餘南郊復進錢帛八十萬先是每有大
禮仕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爲貢言者以爲不實仕衡乃
條析進六十萬皆上供者二十萬卽其羨餘帝不之罪
謂王旦曰仕衡應猝有材人欲以此中之然朝廷所須
隨大小卽辦亦其所長也明年旱蝗發積粟賑民又移
五萬斛濟京西遷尚書工部侍郎權知天雄軍民有盜
瓜傷主者法當死仕衡以歲飢奏貸之盜起淄青間遷
刑部侍郎知青州前守捕羣盜妻子寘棘園中仕衡至
悉縱罷之使去未幾其徒有梟賊首至者入爲三司使
帝作寬財利論以賜之乃更陝西入粟法使民得受錢

與茶舊市羊及木責吏送京師而羊多道死木至湍險處往往漂失吏至破產不能償仕衡乃許吏私附羊免其筭使得補死者聽民自採木輸官用入粟法償其直遷吏部侍郎仁宗卽位拜尚書左丞以足疾改同州觀察使知陳州州大水築大隄以障水患徙潁州復知陳州曹利用仕衡婿也利用被罪降仕衡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歲餘改左衛大將軍卒其後諸子訴其父有勞於國非意左遷詔追復同州觀察使仕衡前後管計事二十年雖才智過人然素貪家貲至累鉅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嚴若官府子丕緒蔭補將作監主簿及仕衡歸老丕緒時爲尚書虞部員外郎請解官就養朝延以爲郎故事不許請削一官乃聽未幾還之居十餘年仕衡死服除久之不出大臣爲言起僉書永興軍節度判官事歷通判永興軍同州知解州興元府華州累遷司農卿致仕卒丕緒居官廉靜不爲矯激家多圖書集歷代石刻爲數百卷藏之

李溥河南人初爲三司小吏陰狡多智數時天下新定太宗厲精政事嘗論及財賦欲有所更革引三司吏二十七人對便殿問以職事溥詢其目請退而條上命至中書列七十一事以聞四十四事卽日行之餘下三司

議可否於是帝以溥等爲能語輔臣曰朕嘗諭陳恕等如溥輩雖無學至於金穀利害必能究知本末宜假以色辭誘令開陳而恕等強復自用莫肯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蓋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也帝以爲然悉擢溥等以官賜錢幣有差溥爲左侍禁提點三司孔目官請著內外百官諸軍奉祿爲定式加閣門祇候催運陝西糧草赴清遠軍還提舉在京倉草場勾當北作坊齊州大水壞民廬舍欲徙州城未決命溥往視遂徙城而還又與李仕衡使陝西增酒榷緡錢歲二十五萬三遷崇儀使景德中

茶法旣弊命與林特劉承珪更定法募人入金帛商師入芻粟塞下與東南茶皆倍其數卽以溥制置江淮等路茶鹽礬稅兼發運事使推行之歲課緡錢果增其舊特等皆受賞溥時已爲發運副使遷爲使仍改西京作坊使然茶法行之數年課復損於舊江淮歲運米輸京師舊止五百餘萬斛至溥乃增至六百萬而諸路猶有餘畜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濤溥令漕舟東下者還過泗州因載石輸湖中積爲長隄自是舟行無患累遷北作坊使時營建玉清昭應宮溥與丁謂相表裏盡括東南巧匠遺詣京且多致奇木怪石以傳會帝意建

安軍鑄玉皇聖祖溥典其事丁謂言溥蔬食者周歲而溥亦數奏祥應遂以爲迎奉聖像都監領順州刺史遷獎州團練使溥自言江淮歲入茶視舊額增五百七十餘萬斤并言漕舟舊以使臣若軍大將人掌一綱多侵盜自溥併三綱爲一以三人共主之使更相司察大中祥符九年初運米一百二十五萬石纔失二百石會溥當代詔留再任特遷宮苑使初譙縣尉陳齊論權茶法溥薦齊任京官御史中丞王嗣宗方判吏部銓言齊豪民子不可用真宗以問執政馮拯對曰若用有材豈限貧富帝曰卿言是也因稱溥以畏慎小心言事未嘗不中利害以故任之益不疑然溥以專利權內倚丁謂所言輒聽帝嘗語執政曰羣臣上書論事法官輒沮之云非有大益無改舊章然則何以廣言路王旦對曰法制數更則詔令牴牾故重於變易因言溥嘗請盜販茶鹽者贓仗皆沒官已可之矣帝曰此特畏溥之強不敢退卻自今雖小吏言亦宜詳究行之溥既專且貪繇是寢爲不法發運使黃震條其罪狀以聞罷知潭州命御史鞠治得溥私役兵爲姻家林特起第附官舟販竹木奸贓十數事未論決會赦貶忠武軍節度副使仁宗卽位起知淮陽軍歷光黃二州復以贓敗貶蔡州團練副使久

之監徐州利國監以千牛衛將軍致仕卒

胡則字子正婺州永康人果敢有材氣以進士起家補許田縣尉再調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則部送芻糧爲一月計則曰爲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爲一月邪湘懼無以給遣則遂入奏太宗因問以邊策對稱旨顧左右曰州縣豈乏人命記姓名中書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相語則曰微子幾敗我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司曰兵且深入糧有繼乎則告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糧乏爲辭耳姑以有餘報之已而果爲則所料湘爲河北轉運使奏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簽書具

州觀察判官事後以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榷茶就知睦州徙温州歲餘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乎籍爲羨餘不之罪改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尚書戶部員外郎真宗幸亳還擢三司度支副使初丁謂舉進士客許田則厚遇之謂貴顯故則驟進用至是謂罷政事出則爲京西轉運使遷禮部郎中部內民訛言相驚至遣使安撫乃定坐是徙廣西路轉運使有番舶遭風至瓊州且告食乏不能去則命貸錢三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又風波不可期則曰彼以急

難投我可拒而不與邪已而償所貸如期又按宣州重
辟十九人爲辨活者九人復爲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
乾寧初坐丁謂黨降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入權吏部流內銓坐失舉復爲太常少卿知池州
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
中權三司使通京東西陝西鹽法人便之初則在河北
殿中侍御史王泚嘗就則假官舟販鹽又以其子爲名
祈買酒場至是張宗誨擿發之按驗得實出則知陳州
踰月授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劉隨上疏言則奸邪貪
濫聞天下比命知池州不肯行今以罪去驟加美職何
以風勸在位後徙杭州再遷兵部侍郎致仕卒則無廉
名喜交結尚風義丁謂貶崖州賓客隨散落獨則間遣
人至海上饋問如平日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嘗延蜀人
龍昌期爲衆人講易得錢十萬終旣坐罪遂自成都械
昌期至則破械館以賓禮出俸錢爲償之昌期者嘗註
易詩書論語孝經陰符經老子其說詭誕穿鑿至詆斥
周公初用薦者補國子四門助教文彥博守成都召置
府學奏改祕書省校書郎後以殿中丞致仕著書百餘
卷嘉祐中詔取其書昌期時年八十餘野服自詣京師
賜緋魚絹百匹歐陽脩言其異端害道不當推獎奪所

賜服罷歸卒

薛顏字彥回河中萬泉人舉三禮中第爲嘉州司戶參軍代還引見太宗顧問之對稱旨改將作監丞監華州酒稅以秘書省著作佐郎使夔峽疏決刑獄還改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雲安軍徙渝閬二州擢三司鹽鐵判官河北計置糧草初丁謂招撫溪蠻有威惠部人愛之留五年詔謂白舉代謂薦顏爲峽路轉運使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始孟氏據蜀徙夔州于東山據峽以拒王師而民居不便也顏爲復其故城宜州陳進反命勾當廣南東西路轉運司事賊平遷金部員外郎改河東轉運使祀汾陰徙陝西河中浮橋歲爲水所敗顏卽北岸醜上流爲支渠以殺水怒因取渠水溉其旁田民頗利之坊州募人鍊礬歲久課益重至有破產被繫不能償者顏奏罷坊礬則晉礬當大售後如其策徙河北歷知河陽杭徐州累遷光祿少卿以少府監知江寧府邏者晝劫人反執平人以告顏視其色動曰若真盜也械之果引伏轉右諫議大夫知河南府仁宗卽位遷給事中丁謂分司西京以顏雅與善徙知應天府又徙耀州部有豪姓李甲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少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鬪之積數年爲鄉人患莫敢發顏至大索其黨會

赦當免特杖甲流海上餘悉籍于軍以光祿卿分司西
京卒于家嘗屬杜衍爲墓誌衍却之仁宗聞其事他日
謂衍曰薛顏有醜行卿不欲誌其墓誠清識也孫向自
有傳

許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以父蔭爲太廟齋郎改大理
寺丞累遷國子博士監在京權貨務三門發運判官元
爲吏強敏尤能商財利慶曆中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
軍儲參知政事范仲淹薦元可獨倚辦擢江淮制置發
運判官至則悉發瀕江州縣藏粟所在留三月食遠近
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朝廷以
爲任職就遷副使遂以尚書主客員外郎爲使進金部
特賜進士出身遷侍御史嘗欲與施昌言分行二浙江
南調發軍食仁宗聞之語輔臣曰東南歲比不登民力
匱乏嘗詔損歲漕百萬石而元與昌言乃更欲分道而
出是必誅求疲民以自爲功非朕志也下詔戒飭旣而
元欲專六路財賦收羨餘以媚三司憚諸部不從請以
六路轉運司自隸旣可之矣而轉運使多論其罪事遂
寢擢天章閣待制再遷郎中以疾請還歷知楊越秦州
卒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斂刻剝爲能急於進取多聚
珍奇以賂遺京師權貴尤爲王堯臣所知發運使治所

在真州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貴族立
權巨艦與之卽小官俾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人以是
憤然而元自以爲當然無所愧憚

鍾離瑾字公瑜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爲簡州推官以殿
中丞通判益州建言州郡旣上雨後雖凶旱多隱之以
成前奏請令監司劾其不實者擢開封府推官出提點
兩浙刑獄衢潤州飢聚餓者食之頗廢農作請發米二
萬斛賑給家毋過一斛後徙淮南轉運副使歷京西河
東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者請自
揚州召伯埭東至瓜州濬河百二十里以廢二埭詔瑾

規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牓召伯埭旁人以爲利累遷
尚書刑部郎中爲三司戶部副使除龍圖閣待制權知
開封府未踰月得疾仁宗封藥賜之使未及門而卒
孫冲字升伯趙州平棘人舉明經歷古田青陽尉鹽山
麗水主簿嘗併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
乃聽調冲援古制以書于宰相不納後舉進士登甲科
授將作監丞歷通判晉絳保州坐與保州守爭事降監
吉州酒累遷太常博士河決棣州知天雄軍寇準請徙
州治河命冲往按視還言徙州動民亦未免治堤不若
塞河爲便遂以冲知棣州自秋至春凡四決冲皆塞之

就除殿中侍御史準爲樞密使卒徙州信陽而冲坐守
護河堤過嚴民輸送往來堤上者輒榜之爲使者論奏
徙知襄州冲復上疏論徙州非便著河書以獻會京西
蝗真宗遣中使督捕至襄怒冲不出迎乃奏蝗唯襄爲
甚而州將日置酒無卹民意帝怒命卽州置獄冲得屬
縣言歲稔狀馳驛上之時使者猶未還帝悟爲追使者
笞之以侍御史爲京西轉運塞滑州決河權知滑州參
知政事魯宗道總河事用太常博士李渭策欲盛夏興
役冲言徒費薪捷困人力雖塞必決遂罷知河陽累遷
刑部郎中歷湖北河東轉運使會南郊賞賜軍士而汾
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守佐堂下劫
之約與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冲適至命
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
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潞冲促之還曰
以亂而得所欲是愈誘之亂也卒留不與入判登聞鼓
院以目疾改兵部郎中直史館知河中府徙潞州復爲
河東轉運使遷太常少卿擢右諫議大夫復知潞州遷
翰林院學士及徙同州權西京留司御史臺遷給事中
喪明卒冲爲吏所至以強幹稱能任鈎距多得事情然
無家法晚節尤寡廉聲孫承自有傳

崔嶧字才之京兆長安人進士及第累官尚書職方員外郎知遂州建議瞿塘峽置關如劔門以察奸人事既施行徙提點刑獄嘉陵江歲調民丁治堤塌嶧更用州兵代其役文州蕃卒數剽攻邊戶守臣慮生事多以牛酒和遣嶧請守臣歲時得行邊益募勇壯伺其發一切捕擊之後無復內寇就除轉運使歷三司戶部判官河東轉運使會更錢法潞州民大擾推其首惡誅之人心遂定後爲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東都轉運使遷給事中還糾察在京刑獄諫官御史言宰相陳執中縱嬖妾殺婢命按治嶧以爲執中自以婢不恪答之死非妾殺之頗左右執中卽授龍圖閣待制知慶州羌并坑族亂潛兵討平歷知同州鳳翔府改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嶧所至貪奸比老益甚在鳳翔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至河中請老以刑部侍郎致仕卒田瑜字資忠河南壽安人舉進士歷袁郢合三州軍事推官遷大理寺丞知鹿邑建陽縣徙知蒙江二州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慶曆中歐希範誘溪洞環州蠻叛上以瑜習知南方事就除荆湖北路轉運使瑜檄屬郡募民擊賊又督轉粟以守要害故兵所至皆不乏食賊勢大挫徙兩浙轉運按察使杭州龍

山堤歲決水冒民居輒賦芻塞之瑜與民約每芻十束更輸石一尺率五歲得石百萬爲石堤堤固而歲不調民加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累遷諫議大夫權二司戶部副使儂智高犯邕瑜條上用兵禦賊十事智高平召對便殿具言南方山川險要所以備守之策乃以爲廣南東路體量安撫使還糾察刑獄同判吏部流內銓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城中有殺人投屍井中者吏以其無主名不以聞瑜廉得之大出金帛購賊後數日隣州民執賊以告屬歲凶多盜瑜立賞罰設方略捕格之境中肅然徙知澶州背殘疽卒瑜謹厚少文而於吏事頗盡心然御下急無廉稱

施昌言字正臣通州靜海人舉進士高第授將作監丞通判滁州後以太常博士召試館職不中選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太平州上政論三十篇入爲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官安撫淮南還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遷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言事者以爲濱棣等六州河可涉宜有城守如邊以待契丹詔昌言與宦官楊懷敏往視懷敏以爲當城如邊昌言曰六州地千里又河數移徙城之甚難而無利契

冊未渝盟先自困非便也或請於麟府立十二砦以拓境又詔昌言與明鑑張元度可否昌言獨以爲麟府在河外於國家無毫髮入而至今餽守者徒以畏蹙國之虛名今不當又事無利之砦以重困財力就除知慶州在州所爲不法語徹朝廷昌言疑通判陳湜言之追發湜罪湜坐廢昌言亦降知華州歷知滄州河陽移河北都轉運使議塞商胡埽決河令復故道與北京留守賈昌朝累論徙江淮發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又知延州召還會塞大塔河以爲都大脩河制置使辭弗許加樞密直學士知澶州以便役事河決奪一官知滑州文知杭州加龍圖閣學士復知滑州以老求罷乃以知越州至京師卒昌言爲發運使時召范仲淹後堂出婢子爲優雜男子慢戲無所不言仲淹恠問之則皆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懌而去其治家如此

論曰狄棻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並以文辭高第累侍從歷方州始爲名臣終鮮大過考其行事可見也李垂寧去華近不肯見宰相張洞以直言正論爲大臣所忌則其抱負從可知矣若李仕衡而下十人皆能任劇繁然或寡廉稱或有醜行君子恥之

宋史卷二百九十九終

宋史卷三百

列傳第五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楊偕 子昂

杜杞

楊畋

周湛

徐昉

陳太素

馬尋杜會附

李虛已

張傳

俞獻卿

陳從易

楊大雅

楊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唐左僕射於陵六世孫父守慶仕廣南劉氏歸朝為坊州司馬因家焉偕少從种放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

列傳

五

學於終南山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汧源縣再
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爲黃
金者乎就偕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從吏祿安事
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在
官數上書論時政又上所著文論召試學士院不中改
永興軍節度推官又上書論陝西邊事復召試不赴卽
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爲審刑院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
宋綬薦爲監察御史改殿中侍御史與曹脩古連疏言
劉從德遺奏恩太濫貶太常博士監舒州稅以尚書祠
部員外郎知光州改侍御史爲三司度支判官時郭皇
后廢偕與孔道輔范仲淹力爭道輔仲淹旣出偕止罰
金乃言願得與道輔等皆貶不報富民陳氏女選入宮
將以爲后偕復上疏諫上以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馬季良以罪斥置滁州自言得致仕偕以謂
致仕用優賢者不當以寵罪人又數論陞降之弊仁宗
嘉納之判吏部流內銓徙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
制河北轉運使按知定州夏守恩贓數萬守恩流嶺南
明年丁母憂願終制不許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中府
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戰沒偕聞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曰
朝廷遣救兵十萬至矣命傍郡縣大具芻糧什器以俟

比書至賊已解去夏竦爲陝西經略使請增置土兵易
戍兵歸衛京師偕言方關中財用乏復增土兵徒耗國
用今賊勢方盛雖大增土兵亦未能減戍兵東歸第竦
懼敗事欲以兵少爲解爾竦復奏偕不忠沮邊計偕爭
愈力時陝西議立五保偕又以爲擾民疏請罷之徙陝
州又徙河東都轉運使詔大選三路之民募爲兵偕復
言方今兵不爲少苟多而不練則其勢易以敗又困國
而難供時論者惟務多兵而偕論常如此進樞密直學
士知并州及元昊入寇密詔偕選強壯萬人策應麟府
偕奏出師臨陣無紀律則士不用命今發農卒赴邊慮
在路逃逸及臨陣退縮不稟號令請以軍法從事詔如
所請并人大驚畏都轉運使文彥博奏罷之有中官預
軍事素橫前帥優遇之偕至一繩以法命率所部兵從
副總管赴河外戒曰遇賊將戰一稟副總管節度中人
不服捧檄訴偕叱曰汝知違主帥命卽斬首乎監軍怖
汗不覺墮笏翌日告疾未幾遂卒於是軍政肅然元昊
大掠河北詔脩寧遠砦偕言寧遠砦在河外介麟豐二
州之間無水泉可守請建新麟州於嵐州有白塔地可
建砦屯兵謂遷有五利不遷有三害省國用惜民力利
一也內禦岢嵐石府州沿河一帶賊所出路利二也我

據其要則河水雖合賊不敢逾河而東利三也商旅往來以通貨財利四也方河凍時得所屯兵馬五七千人以張軍勢利五也今麟州轉輸東芻斗粟費直千錢若因循不遷則河東之民困於調發無已時害一也以孤壘餌敵害二也道路艱阻援兵難繼害三也且州之四面屬羌遭賊驅脅蕩然一空止存孤壘猶四支盡廢首面心腹獨存也今契丹又與西賊共謀待冰合來攻河東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脩寧遠若是求虛名而忽大患也況靈夏二州皆漢唐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書奏帝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嘗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棄之是將退而以河爲界也宜諭偕速脩復寧遠以援麟州明年改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賜錢五十萬偕列六事于朝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徙麟州三以便宜從事四出冗師五募武士六專捕援且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不從偕累奏不已乃罷知邢州徙滄州求面論兵事召還令間日入對偕在并州日嘗論八陣圖及進神楯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至是帝命以步卒五百如其法布陣于庭善之乃下其法於諸路其後王吉果用偕刀楯敗元昊於兔毛川久之遷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

院復以爲左司郎中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謂連年
出師國力日蹙宜權許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王素歐
陽脩蔡襄累章劾奏偕職爲從官不思爲國討賊而助
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陛下未忍加戮請出之不宜留
處京師帝以其章示偕偕不自安乃求知越州道改杭
州時襄謁告過杭而輕遊里市或謂偕合言於朝對曰
襄嘗緣公事抵我我豈可以私報耶又上太平可致十
象圖還判太常司農寺改右諫議大夫請老以尚書工
部侍郎致仕於其歸特賜宴嘗召問賜不拜卒遺奏兵
論一篇帝憐之特贈兵部侍郎偕性剛而忠朴敢爲大
言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以爲迂闊難用與人少合尤
喜古今兵法有兵書十五卷集十卷子枕槌皆有雋才
蚤卒

王沿字聖源大名館陶人少治春秋中進士第試秘書
省校書郎歷知彭城新昌二縣改相州觀察推官知宗
城縣張知白薦其才擢著作佐郎入爲審刑院詳議官
再遷太常博士上書論漢唐之初兵革纔定未暇治邊
圉則屈意以講和承平之後我力有餘而外侮不已則
以兵治之孝武之於匈奴太宗之於突厥頡利是也宋
興七十年而契丹數侵深趙貝魏之間先朝患征調之

不已也故屈已與之盟然彼以戈矛爲耒耜以剽虜爲商賈而我壘不堅兵不練而規規於盟歟之間豈又安之策哉夫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爲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古號豐實今其地十三爲契丹所有餘出征賦者七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一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內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洛之地並漳水者累遭決溢今皆斥鹵不可耕故沿邊郡縣數蠲租稅而又牧監芻地占民田數百千頃是河北之地雖十有其七而得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萬防秋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監養馬數萬徒耗芻豢未嘗獲其用請擇壯者配軍衰者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坳牧以其地爲屯田發役卒刑徒田之歲可用獲穀數十萬斛夫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人以爲利今人以爲害繫乎用與不用爾願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奔決之患以之灌溉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爲膏腴如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廩有餘矣以此馭敵何求而不可詔河北轉運使規度而通判洛州王軫言漳河岸高水下未易疏導又其流濁不可溉田沿方遷監察御史卽上書駁軫說帝雖嘉之而不卽行語在河渠志時樞密副使

晏殊以笏擊從者折齒知開封府陳堯咨判官張宗誨日嗜酒惰事沿皆彈奏之天聖五年安撫關陝減諸縣秋稅十二三還爲開封府推官又體量河朔飢民所至不俟詔發官廩濟之就除轉運副使上言本朝制兵刑未幾於古自契丹通好三十年二邊常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請教河北強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罷招廂軍以其冗者隸作屯田行之數年禁卒當漸銷減而強壯悉爲精兵矣古者刑平國用中典而比者以敕處罪多重於律以緇結罪者敕以緝直代之律坐髡鉞而役者敕黥竄以爲卒比諸州上言謫卒太多衣食不足願勿復謫者七十餘州以律言之皆不至是是以繁文周之而寘于理也誠願削深文而用正律以錢定罪者悉從緇估黥竄爲卒者止從髡鉞此所謂勝殘去殺無待百年者也被詔鞠曹洎獄于真定府遷殿中侍御史母喪服除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知邢州復起爲河北轉運使奏罷二牧監以地賦民導相衛邢趙水下天平景祐諸渠溉田數萬頃因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五卷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授直昭文館爲三司戶部副使徙鹽鐵遷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時朝廷將減卒成就食內地詔與知州總管

鈐轄等議沿卽奏減卒數萬知樞密院李諮以爲不可復下沿邊都監議沿上疏曰兵機當在廊廟之上豈可取責小人哉諮惡其言奏罷之降知滑州徙成德軍建學校行鄉飲酒禮遷刑部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元昊數寇河東建議徙豐州不報已而州果陷進樞密直學士右司郎中爲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滑州增屯兵城中隘甚乃築西關城五里改涇州觀察使元昊入寇副都總管葛懷敏率兵出捍沿教懷敏率兵據瓦亭待之懷敏進兵鎮戎沿以書戒勿入第背城爲砦以羸師誘賊賊至發伏擊之可

有功懷敏不聽進至定川果爲所敗賊乘勝犯滑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爲疑兵賊遂引去坐懷敏敗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知虢州尋降天章閣待制而爲權御史中丞賈昌朝所奏落待制未幾徙知成德軍復待制又徙河中府卒沿好建明當世事而其論多齟齬初興河北水利導諸渠溉民田論者以爲無益已而邢州民有爭渠水至殺人者然後人知沿所建爲利嘗論以春秋法斷事然真定之獄人以爲沿傳致之有文集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子鼎

鼎字鼎臣以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王堯臣領三司舉

勾當公事數上書論時政得失時天子患吏治多弛監
司不舉職而范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令按舉不
法以鼎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競擿
發吏至微隱罪無所貸於是所部官吏怨之目爲三虎
仁宗聞之不說後傳惟幾奉使江東戒以毋效三虎爲
也仲淹等罷鼎與紘綽皆爲人所言時鼎提點兩浙刑
獄降知深州王則以貝州反深卒龐旦與其徒謀以元
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鼎夜出檄遣軍
校攝事外邑而陰爲之備翌日會僚吏置酒如常叛黨
愕不敢動鼎刺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俟轉
運使至審決未至軍中恟恟謀劫囚鼎因謂僚吏曰吾
不以累諸君獨命取囚桀驁者數人斬于市衆皆失色
一郡帖然轉運使至囚未決者半訊之皆伏誅明年河
北大飢人相食鼎經營賑救頗盡力徙建州其俗生子
多不舉鼎爲條教禁止時盜販茶鹽者衆一切杖遣之
監司數以爲言鼎弗爲變徙提點河北刑獄治奸賊益
急所劾舉不避貴勢召爲開封府判官改鹽鐵判官累
遷司封員外郎淮南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內侍楊
永德奏請沿汴置鋪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鼎議以爲
不可永德橫猾執政重違其奏乃令三司判官一員將

永德就鼎議發八難永德不能復鼎因疏言陛下幸察用臣不宜過聽小人妄有所改以誤國計於是永德言不用居二年遂以爲使前使者多漁市南物因奏計京師持遺權貴鼎一無所市獨悉意精吏事事無大小必出於已凡調發綱吏度漕路遠近定先後爲成法於是勞逸均吏不能爲重輕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盡盜官米爲奸有能居販自贍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償所遺鼎爲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不爲奸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入爲三司鹽鐵副使數與包拯爭議不少屈拯素強然無如之何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徙使河東卒鼎性廉不欺嘗任其子族人欲增年以圖速仕鼎不可父死分諸子以財鼎悉推與其弟嘗知臨邛縣轉運使選攝新繁新繁多職田斗粟不以自入奉使契丹得千緡散之族人一日盡所至不擾唯市飲食日用物增直以償事繼母孝教育孤姪甚至自奉養儉約當官明敏強直不可撓所薦士多知名有終身不識者然性猜忌其行部至於藥餌皆手自扃鑄至路州人義館疾作不知人事左右遑遽發藥奩悉無題識莫敢進以迄於卒初鼎與弟豫皆有才氣好上書言事仁宗稱之以爲豫孟浪鼎所言多可用豫爲

人不事羈檢以大理事丞知伊闕縣有異政棄官浮游
江湖間殖貨自給以卒

杜杞字偉長父鎬蔭補將作監主簿知建陽縣強敏有
才閩俗老而生子輒不舉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重罪
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橫州時安化蠻寇邊殺知宜
州王世寧出兵討之杞言嶺南諸郡無城郭甲兵之備
牧守非才橫爲邕欽廉三郡咽喉地勢險阻可屯兵爲
援邕管內制廣源外控交趾願擇文臣識權變練達嶺
外事者以爲牧守使經制邊事改通判真州徙知解州
權發遣度支判官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焚光化軍授

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會廣西區希範誘白崖
山蠻蒙趕反有衆數千襲破環州帶溪普義鎮寧峇嶺
外騷然擢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
安撫使行次真州先遣急遞以書諭蠻聽其自新次宜
州蠻無至者杞得州校出獄囚脫其械使入洞說賊不
聽乃勒兵攻破白崖黃坭九居山砦及五峒焚毀積聚
斬首百餘級復環州賊散走希範走荔波洞杞遣使誘
之趕來降杞謂將佐曰賊以窮蹙降我威不足制則恩
不能懷所以數叛不如盡殺之乃擊牛馬爲曼陀羅酒
大會環州伏兵發誅七十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

以遺諸蠻因老病而釋者纔百餘人御史梅摯劾殺降失信詔戒諭之爲兩浙轉運使明年徙河北拜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杞上言殺降者臣也得罪不敢辭將吏勞未錄臣未敢受命因爲行賞蕃酋率衆千餘內附夏人以兵索會而劫邊戶掠馬牛有詔責杞杞言彼違誓舉兵酋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酋不可得旣而兵亦罷去杞性强記博覽書傳通陰陽數術之學自言吾年四十六死矣日據廁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寃叱曰爾在僭叛命法當誅尚敢訴邪未幾卒有奏議十二卷兄植以文雅知名累任監司終

少府監弟樞亦強敏爲比部員外郎有張彥方者溫成皇后母越國夫人客也坐奸利論死語連越國夫人開封不敢窮治執政以后故亦不復詰獄上中書遣樞慮問樞揚言將駁正亟改用諫官陳升之權倖切齒於樞前此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論張堯佐除宣徽使樞嘗出班問其故至是蓋累月矣坐是罪樞絀監衡州稅卒

楊旼字樂道保靜軍節度使重勛之曾孫進士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并州錄事參軍再遷大理寺丞知岳州慶曆三年湖南狂人唐和等劫掠州縣擢殿中丞提點

本路刑獄專治盜賊事乃募才勇深入峒討擊然南方
人不識兵士卒多畏懾及戰孤漿峒前軍劔大兵悉潰
畋踣巖下藉淺草得不死卒厲衆平六峒以功遷太常
博士未幾坐部將胡元戰死降知太平州歲餘賊益肆
帝遣御史按視還言畋嘗戰山下人樂爲用今欲殄賊
非畋不可乃授東染院使荆湖南路兵馬鈐轄賊聞畋
至皆恐懼踰嶺南遁又詔往韶連等州招安之乃約賊
使出峒授田爲民而轉運使欲授以官與貲納質使還
畋曰賊剽攻湖廣七年所殺不可勝計今使飽貲糧據
峒穴其勢不久必復亂明年春賊果復出陽山畋卽領
衆出嶺外涉夏秋凡十五戰賊潰畋感瘴疾歸蠻平願
還舊官畋尚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知隨州召還爲三
司戶部判官奉使河東丁父憂曾儂智高陷邕州召至
都門外辭以喪服不敢見仁宗賜以服飾御中入對便
殿卽日除起居舍人知諫院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
制賊盜畋至韶州會張忠戰死智高自廣州回軍沙頭
將濟畋令蘇緘棄英州蔣偕焚糧儲及召开贊岑宗閔
主從政退保韶州賊勢愈熾畋不能抗遂殺蔣偕王正
倫敗陳曙復據邕州畋坐是落知諫院知鄂州再降爲
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明年又降爲太常博士歲終徙

邠州復起居舍人爲河東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
遷吏部員外郎奉使契丹以曾伯祖業嘗陷虜辭不行
河北舊以上絹給軍裝三司使張方平易以他州絹畝
旣同書奏聞外議籍籍又密陳其不可久之擢天章閣
待制兼侍讀判吏部流內銓上言願擇宗室之賢者使
待膳禁中爲宗廟計嘉祐三年冬河北地震明年日食
正旦復上疏曰漢成帝時日食地震哀平之世嫡嗣屢
絕此天所以示戒也陛下宜早立皇嗣以答天意改知
制誥李珣自防禦使遷觀察劉永年自團練使遷防禦
畝當草制封還詞頭因言祖宗故事郭進成西山董遵
誨姚內斌守環慶與強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轉官移
鎮重名器也今珣等無尺寸功特以外戚故除之恐非
祖宗意不報詔他舍人草制而范鎮言朝廷如以畝言
爲是當罷珣等所遷官倘以爲非乞復令畝命詞不允
進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嘉祐六年京師大水畝上
言洪範五行傳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
罰常水去年夏秋之交又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
大水爲沴陛下臨御以來客受直諫非聽之不聰也以
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災異數見臣愚殆以爲萬
機之聽必有失於審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陛

下積思而矯正之乃下其章禮官并兩制考議咸言南郊三聖並侑溫成皇后立廟皆違經禮於是詔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溫成廟爲祠殿舊制內侍十年一遷官樞密院以爲僥倖乃更定歲數倍之畋言文臣七遷而內侍始得一磨勘爲不均宜如文武官僚例增其歲考遂詔南班以上仍舊制無勞而嘗坐罪徙者卽倍其年議者謂畋以士人比闍寺爲失卒贈右諫議大夫畋出於將家折節喜學問爲士大夫所稱在山下討蠻家問至卽焚之與士卒同甘苦破諸峒及用之嶺南以無功斥名稱遂衰性清介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之自奉甚約爲郡待客雖監司菜果數器而已及卒家無餘貲特賜黃金二百兩其後端平贈講讀官御飛白書扇遣使特賜置其柩

周湛字文淵鄧州穰人進士甲科爲開州推官中身言書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戎州俗不知醫病者以祈禳巫祝爲事湛取古方書刻石教之禁爲巫者自是人始用醫藥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知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初江湖民略良人鬻嶺外爲奴婢湛至設方略搜捕又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人給飲食還其家徙京西路鄧州美陽堰歲役工數十萬漑州縣職田

而利不及民湛奏罷之爲鹽鐵判官三司帳籍浩煩吏胥離析爲弊欺湛爲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帳七千爲江南西路轉運使州縣簿領案牘淆混無紀次且多亡失民訴訟無所質至久不能決湛爲立號以月日比次之詔下其法諸路又以徭賦不均百姓巧於避匿因條其詭名挾佃之類十二事且許民自言凡括隱戶三十萬還爲戶部判官又爲夔州路轉運使雲安鹽井歲賦民薪茅至破產責不已湛爲蠲鹽課而省輸薪茅判鹽鐵勾院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爲江淮制置發運使陞辭仁宗誠以毋納包苴于京師湛惶恐對曰臣蒙聖訓不敢苟附權要以謀進身湛治煩劇能得其要所至喜條上利害前後至數十百事天資強記吏胥滿前一見輒識其姓名大江歷舒州長風沙其地最險謂之石牌灣湛役三十萬工鑿河十里以避之人以爲利除度支副使舊制發運司保任軍將至三司不得考覆而皆遷之至是以名上者三十五人湛盡覆其濫者拜右諫議大夫使契丹辭不行知襄州襄人不善陶瓦率爲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逼火數爲害湛至度其所侵悉毀徹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便提點刑獄李穆奏湛擾人徙知相州右司諫吳及疏曰湛裁損居民第爲官

也百姓侵官而主司禁之其職然也况聞湛明著律令約民以信乃奉法行事百姓自知罪不敢訴郡從事高直溫夏竦子婿也竦邸店最廣故加譖於穆且謂湛伐木若干株昔之民居侵越官道水在道則既正其侵地則木在中衢固宜翦去又湛種楸桐千餘本課戶貯水以嚴火禁又於民居得泉汲舊井四廢而復與人得其利道傍之井反在民居之下其侵越豈不白乎望詔執政大臣辨正湛穆是非明垂獎黜若謂湛已行之命憚於追改是傷風敗俗貽患於後不若追改之愈也湛守大郡於湛不爲重輕但國家與一器有所未安奉職者將何以勸邪未幾卒湛爲人脫冕少威儀然善射弩雖隔屋亦中的云

徐的字公準建州建安人擢進士第補欽州軍事推官欽土煩鬱人多死瘴癘的見轉運使鄭天監請曰徙州煩水可無患請轉而上聞從之天監因奏留的使辦役的短衣持挺與役夫同勞苦築城郭立樓櫓以備戰守畫地居軍民爲府舍倉庫溝渠廛肆之類民皆便之遷大理寺丞知吳縣移梁山軍通判常州屬歲饑出米爲糜粥以食餓者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臨江軍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安化州蠻攻殺將吏所部卒畏誅謀

欲叛的馳騎至宜州慰曉之曰爾曹亡懼能出力討賊
猶可立功以自贖若朝叛則夕死非計也衆皆歛手聽
命奏復澄海忠敢軍後皆獲其用改知舒州徙荆湖北
路轉運使辰州蠻彭士義爲寇的開示恩信蠻黨悔過
自歸攝江陵府事城中多惡少年欲爲盜輒夜縱火火
一夜十數發的籍其惡少年姓名使相保任曰爾輩遁
相察不然皆爾罪也火遂息太子洗馬歐陽景猗橫不
法爲里人害的發其奸竄之嶺外以兵部員外郎爲淮
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奏通泰州海安如臯縣漕
河詔未下的以便宜調兵夫濟治之出滯鹽三百萬計
得錢八百萬緡遂爲制置發運使軍賊王倫起山東轉
掠淮南的團兵待之會青州攻遣裨將傅永吉追殺入
歷陽的與賞遷工部郎中復治泰州西溪河發積鹽加
直昭文館區希範蒙趕寇衡湘命的招撫之旣至再宿
會蠻酋相繼出降三司以郊祠近宜召還計事旣還蠻
復叛除度支副使荆湖南路安撫使至桂陽降者復衆
其欽景石硤華陰水頭諸洞不降者的皆討平之斬其
酋熊可清等千餘級卒於桂陽

論曰宋承平時書生知兵者蓋寡偕沿數上書言邊事
策畫論議有得有失固皆一時之俊畋由將家子力學

第進士再討猺賊前勝後敗兵家之常也杞的俱以征
宜州蠻立功杞則殺降失信的則招徠以恩其優劣槩
可見矣湛強敏所至有治績吏稱善射抑亦文臣之習
武事者歟鼎性孝友自奉甚約而踈於財居官清辨土
俗有生子不舉者輒禁之獨發摘吏奸貽衆怒或以虎
目之豈其然乎

姚仲孫字茂宗本曹南著姓曾祖仁嗣陳州商水令因
家焉父曄舉進士第一官至著作佐郎仲孫早孤事母
孝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婦馬氏夫被殺指里
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爲里胥殺之官捕繫辭服仲

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身任之耶仲孫曰
幸毋遽決冀得徐辨後兩月果得殺人者調邢州推官
徙資州轉運使檄仲孫詣富順監按疑獄全活數十人
資州更二守皆憚老事多決於仲孫改大理寺丞知建
昌縣初建昌運茶抵南康或露積于道間爲霖潦所敗
主吏至破產不能償仲孫爲券吏民輸山木卽高阜爲
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嘗以天下久無事不可以弛
兵備因上前世禦戎料敵之策名防邊龜鑑通判睦州
徙滁州歲旱飢有詔發官粟以賑民而主吏不時給仲
孫旣至州立劾主吏夜索丁籍盡給之累遷尚書屯田

員外郎王駿守益州辟通判州事召爲右司諫入內都知閻文應求爲都知仲孫數其罪白上曰方帝齊宿太廟而文應叱醫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薨中外莫不疑文應寘毒者出文應爲泰州兵馬鈐轄又稱疾留復論奏乃亟去以起居舍人知諫院管勾國子監以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諫議大夫十二員仲孫曰諫議大夫蓋朝廷之選不宜以歲月序進今諸寺卿至前行卽中三十五員貼近職者猶不在數若以年勞授則數年之外諫議大夫員益多請艱其選以處材望之臣餘悉次補卿監乃詔當選者奏聽旨先是諸路復提點刑獄還朝多擢爲省府官仲孫請第其課爲三等計黜之卽詔仲孫司考課之法歷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大脩城壘兵備仁宗賜詔褒之權知澶州河壞明公埽絕浮橋仲孫親總役堤上埽一夕復完權知大名府夜領禁兵塞金堤決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患進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徙陝西都轉運使未行權三司使事屬西北備邊募兵益屯及賞賜聘問之費不可勝計仲孫悉心經度雖病未嘗輒廢事坐小吏詐爲文符出知蔡州因母憂喪
一目卒

陳太素字仲華河南緱氏人中進士第嘗爲大理評斷
官入審刑爲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事任刑法
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必召與議太素爲推原人情
以傳法意衆皆釋然自以爲不及雖號明習法令然所
論建亦或有不中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
弟或上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也歷知江陰軍
兖州明州有治跡在大理耳疾數求罷執政以爲任職
弗許累官至尚書兵部郎中卒太素家行脩治尤喜論
刑名常以爲有司議法當據文直斷不可求曲當法求
曲當法所以亂也同時有馬尋者須城人舉毛詩學究

累判大理寺以明習法律稱歷提點兩浙陝西刑獄廣
東淮南兩浙轉運使知湖撫汝襄洪宣鄧滑八州襄州
饑人或羣入富家掠困粟獄吏鞫以強盜尋曰此脫死
爾其情與強盜異奏得減死論著爲例終司農卿又有
杜曾者濮州人爲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唐大中制故
殺人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皆論如已殺夫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雖謀殺已傷則絞蓋甚其
處心積慮陰致賊害爾至於故殺初無殺意須其已死
乃有殺名苟無殺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孰辨自大中
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世赦令殺

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傷者從律保辜法
死限內者論如已殺勿赦皆著爲令

李虛已字公受五世祖盈自光州從王潮徙閩遂家建
安父寅有清節仕江南李氏至諸司使江南國除授殿
前承旨辭不拜時僞官皆入留京師而寅母獨在江南
乃遣其長子歸養舉進士起家爲衢州司理參軍母老
棄官以歸虛已亦中進士第歷沈丘縣尉知城固縣改
大理評事累遷殿中丞提舉淮南茶場召知榮州未行
改遂州時太宗勵精政事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
慎已奉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爲勞績月給奉以

實錢命有司擇羣臣以治最聞者賜之仍諭曰除奸之
要在乎奉法不可因以生事時虛已被賜因獻詩自陳
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悅爲批其紙尾曰虛已學古入
官榮親事生奉書爲郡欲布新規朕得良二千石矣遂
賜五品服又賜其祖母錢五十萬命翰林學士張洎會
兩制三館儒臣編閱所批詔其後以南郊恩封羣臣母
妻虛已又請罷其妻封以授祖母詔悉封之世以爲榮
會遣使察川峽吏能否而州多不治唯虛已與薛顏邵
曄查道數人以能任職稱再遷尚書屯田員外郎以便
親請通判洪州是時寅已謝歸春秋高寅母尚無恙虛

已雙輦迎侍寅至豫章樂其山水曰此可以終吾身也
遂臨州之東湖築第宇以居虛已爲侍御史出提點荆
湖南路刑獄徙淮南轉運副使累遷兵部郎中爲龍圖
閣待制歷判大理寺久之求補外真宗稱其儒雅循謹
特遷右諫議大夫數月出知河中府召權御史中丞未
幾以疾辭進給事中知洪州遷尚書工部侍郎徙池州
求分司南京卒初寅之請老年未六十虛已分司而歸
年六十九其季虛舟仕至餘干縣令坐法免官不復言
仕初太宗旣賜虛已錢翌日以語宰相曰虛已詩思可
嘉予錢五十緡矣宰相對以所予乃五十萬帝知其誤

由是詔羣臣以章獻者閣門勿受皆由中書門下閱而
上之然論者謂虛已父子篤行家甚貧雖人主一時之
誤殆天賜也寅事親孝治家有法閨門之內肅如也虛
已虛舟又以孝友清慎世其家虛舟之子寬爲尚書金
部郎中定爲司農少卿爲吏頗有能名虛已喜爲詩數
與同年進士曾致堯及其壻晏殊唱和初致堯謂曰子
之詞詩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已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
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有雅正集十卷
張傳字巖卿唐初功臣公謹之裔祖播爲亳州團練副
使子孫因爲譙人傳進士及第稍遷祕書省著作佐郎

知奉符縣時方脩會真宮天書觀及增治岳祠以辦事稱賜錢二十萬宰相向敏中用東岳帝號還薦之知楚州會歲饑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歎曰民轉死溝壑矣報可待邪乃發上供倉粟賑貸所活以萬計因拜章待罪詔獎之提點江西刑獄徙江東就除轉運使入權三司鹽鐵判官會河決濟北民多被害命安撫京東累遷工部郎中出爲兩浙轉運使改荆湖北路復爲鹽鐵判官再遷兵部爲陝西轉運使徙江淮發運使未至召還屬西京奏兵食乏因言馮翊華陰積粟多可運二十萬石錄三門下濟之遂留爲侍御史知雜事判吏部

流內銓進三司度支司使以疾請外遷太常少卿知應天府逾月爲右諫議大夫徙青州遷給事中知鄆州復知應天府遂以工部侍郎致仕卒傳強力治事七爲監司所至審覈簿書勾櫛奸隱州縣憚之傳曰奚爲我憚哉吾所以事事致察者正所以愛州縣也吏不敢慢則州縣不復犯法矣人亦以爲然天禧中有術士自言數百歲少時嘗游秦悼王家歷見唐肅宗代宗朝由是出入禁中見尊重人無敢詰其僞傳見之訊以唐事術士語屈

俞獻卿字諫臣歙人少與兄獻可以文學知名皆中進

士第獻可有吏稱歷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獻卿起家
補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殺之詣縣治言
師出遊矣獻卿曰吾與寧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
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尸一縣大驚再調昭州軍事推
官會宜州陳進亂象州守不任事轉運使檄獻卿往佐
之及至守謀棄城獻卿曰臨難苟免可乎賊至尚當力
擊不勝有死而已柰何棄去初昭州積緡錢鉅萬獻卿
盡用平糴至積穀數萬及是大兵至賴以饋軍改大理
寺寺丞爲本寺詳斷官歷知慎仁和二縣再遷太常博
士知南雄州徙潮州除殿中侍御史爲三司鹽鐵判官

上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
可得也今天下穀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數倍矣人皆謂
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江淮間民
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
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積高而民力積
困也陛下誠以景德中西北二邊通好最盛之時一歲
之用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財用之盈縮力役
之多寡賊盜之增減較然可知其利害也況自天禧以
來日侈一日又甚于前夫卮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
蠹在內陛下宜知其有損於彼無益於此與公卿大臣

朝夕圖議而抹正之帝納其言爲罷諸宮觀兵衛又命
官除無名之費以鉅萬計准浙鹽利不登命獻卿往經
度之更立新法歲增鹽課緡錢甚衆會其兄爲鹽鐵副
使徙開封府判官朝廷擇陝西轉運使宰相連進數人
不稱旨他日獻卿在所擬中帝曰此可以除陝西轉運
使時邊更多因事邀功涇原路鈐轄擅於武英州鑿邊
壕置堡砦獻卿度必招寇患亟檄罷之未幾賊果至殺
將士塞所鑿壕而去徙京西囚入對甚言趙振堪將帥
范仲淹明鎬可大用及條上邊策甚備除福建轉運使
遷判三司鹽鐵勾院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知浙

南歷戶部度支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
知杭州暴風江湖溢決堤獻卿大發卒鑿西山作堤數
十里民以爲便還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最後知
應天府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進士及第爲嵐州團練推
官再調彭州軍事推官王均盜據成都連陷綿漢諸郡
彭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應之時從易攝州事斬其首謀
者召餘黨曉以禍福賞之衆皆呼悅乃率厲將吏脩嚴
守械戒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守當死於此
賊聞其有備不敢入境賊平安撫使王欽若以狀聞召

爲祕書省著作佐郎大理寺詳斷官遷太常博士出知
邵武軍預脩冊府元龜改監察御史真宗宴近臣崇和
殿召從易預賦詩稱旨遷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直史
館知虔州會歲大飢有持杖盜取民穀者請一切減死
論凡生者千餘人天禧中坐薦送別頭進士失實降工
部員外郎以父老求鄉郡宰相寇準惡其踈已除吉州
從易因對自言改福州未行遭父喪服除糾察在京刑
獄出爲湖南轉運使徙知荆南擢太常少卿直昭文館
知廣州又坐嘗課校太清樓書字非僞誤而從易妄判
竄之降直史館明年復職在廣三年以清德聞入爲左
司郎中知制誥初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時學者
鄉之而從易獨守不變與楊大雅相厚善皆好古篤行
時朝廷矯文章之弊故並進二人以風天下兼史館脩
撰遷左諫議大夫命使契丹以年老辭不行又辭職請
補郡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從易好學強記爲人
激直少容喜別白是非多面折人或尤其過從易終不
變王欽若最善之嘗謂人曰數日不見簡夫輒忽忽不
懌及廢居南京時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往見欽若
者從易將使湖南欲過之遇汴水旱涸遂告謂曰從易
願使湖外者非獨爲貧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爾

今汴泗義不可從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卽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爲知我者留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聽歸館須汴通乃行時寇準貶道州謂又謂從易曰廬陵之事可以釋憾矣從易對曰當以故相事之爾謂有愧色其行志多類此所著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彙五卷西清奏議三卷

楊大雅字子正唐靖恭諸楊虞卿之後虞卿孫承休唐天祐初以尚書刑部員外郎爲吳越國開禮副使楊行密據江淮道阻不克歸遂家錢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錢俶歸朝挈其族寓宋州大雅素好學日誦數萬言雖飲食不釋卷進士及第歷新息鄆陵縣主簿改光祿寺丞知新昌縣徙知潯州監在京商稅再遷祕書丞咸平中交趾獻犀因奏賦召試遷太常博士久之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復召試直集賢院出知筠袁二州提舉開封府界諸縣鎮事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路刑獄還考試國子監生坐失薦迭降監陳州酒徒知常州判三司都磨勘司戶部勾院遷集賢殿脩撰知應天府還糾察在京刑獄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大雅初名侃至是避眞宗藩邸諱詔改之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亳州卒大雅朴學自信無所阿附直集

賢院二十五年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或笑其
違世自守大雅嘆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
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乎天子矣天
禧中使淮南循江按部過金陵境上遇風覆舟得傍卒
拯之及岸冠服盡喪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
雅辭不受謂以爲歎宰相王欽若亦不悅之晚與陳從
易並命知制誥大雅嘗因轉對上原治十七篇所著大
隱集三十卷西垣集五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十二
卷

論曰仲孫以才力自奮於時論事著效號爲能吏太素
尋曾能知法意理官之良也虛已獻卿立朝雖微卓犖
大節及爲他官所至有吏稱若從易拒釋憾之言大雅
辭襲衣之遺卒使權奸愧歎抑又可尚哉

